

天一阁“修书人”：择一事，终一生

新华全媒+

一盏台灯，一盆打稀的浆糊，浆糊里泡一只毛刷。

取出备用纸，用手撕出一角蘸上浆糊后，把它小心地贴在古籍上破洞的背面，再一点一点移去多余的部分——

这一套动作，王金玉已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里重复了40多年。

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年间，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，现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。历经数百年岁月剥蚀，这些古籍不少已发黄变脆，出现断裂、破损、虫蛀，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时刻精心呵护。

1978年，16岁的王金玉供职的宁波甬剧团进行人员调整，她因此被安排到天一阁工作。“当时还不知道古籍修复是什么，只是喜欢唱歌跳舞。”王金玉说，但经过学习后，原本好动的她却渐渐迷上了“进入

禅定状态”。

让古书再复“青春”，让典籍重现“盛颜”——

王金玉说，这是“修书人”职业最大的魅力所在。

古籍修复要先进行准备工作。修复师需要去库房调研，针对古籍破损情况提出初步方案。古籍出库后，修复师会以材质相近、厚度略薄、颜色宁浅毋深的原则挑选修复用的手工纸，这样的纸天一阁共有近三百种。

准备就绪，修复师会先把古籍拆解，随后清理灰尘、抚平褶皱，接着——修补破损之处。破洞补好后，修复师还要对书页喷水、压平，单张书页修补完成后再统一修剪、捶平，随后才能重新装订、加封面，初步完成一项修复任务。

静心，细心，耐心，恒心——

对一名合格的修复师而言，这四个“心”缺一不可。

古籍修复，每个步骤都要十分谨慎。连续几个小时伏案而坐，只是为了“处理好书页上的几个小洞”，是再常见不过的事。

“破损的古籍就像是‘病人’，给它们诊断祛疾，不断地激起我内心深处的责任感和成就感，不断激起我对华夏传统历史的敬意。”王金玉说。

2018年，王金玉率团队启动天一阁馆藏58册《复庄今乐府选》修复项目。这套书是清代文学家姚燮编选的历史戏剧类文学作品的总集，目前分藏于浙江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及天一阁。

王金玉回忆，当时这58册书损坏较严重，其中有19册根本无法翻阅。如果书册在未来要再次出版，破烂烂的显然不行。

“一定要和时间来个赛跑！”

思来想去，王金玉在修复前暗暗下了决心。

由于存放时间过长，受潮程度不一，《复庄今乐府选》是在曾被修补过的基础上再次破损，并时常出现同一页纸的不同部分颜色不同的情况。

为避免出现页面不平整，修补方式不统一，王金玉没有直接开始修补，而是先将被修补上去的部分小心揭离，让最原始的

破损情况呈现出来。另外，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，她挑选了几种不同颜色的修补用纸，尽可能据实还原古籍原始状态。

去年11月，专家组认为图书修复后厚度适当，颜色和谐，展阅平整，项目资料完整、规范，一致同意项目通过验收。

如今，王金玉带领下的天一阁“修书人”团队已有11名成员，现任天一阁的藏品修复部主任的她工作中多了很多事务性内容，但古籍修复仍是她最看重的部分。

自己设计图纸打造有弧度的圆头锤，避免锤书时在纸上留下不必要的印痕；将书画装裱技术和化学手段加固的方法应用到古籍修复中，让已成为碎片状的清代进士榜获得“二次生命”……

在同事眼中，王金玉的古籍修复技艺充满着创新与匠心，总有切合实际的新想法和新思路。

“每一本书都是不一样的，永远都有新的情况要面对，新的经验可总结，我没有做够、学够的时候。”王金玉说。（记者王思远、顾小立、郑梦雨）新华社宁波5月18日电

访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

国宝即将“出宫”

新华社香港电(记者朱玉)故宫藏品，离开北京故宫博物院去外面展出，被业内专家俗称为“出宫”。

2022年4月，故宫将目送最大规模的一次国宝“出宫”。

目的地——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。

故宫不仅保留着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物，还有着不少外国文物，收藏文物超过186万件，珍贵文物达到文物总数的93.19%。

但，能获得对外展出的文物数量还不到1%。

故宫博物院一直两头为难。

一方面，担心参观人数过多，日积月累的巨大人流，集中呼出的气体和人的脚步会伤害了紫禁城这个最大的文物；另一方面，心疼那么多珍贵的文物，因为没有地方展出，只能在库房默默等待，没有人看得见。

2015年底，香港特区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建立香港故宫的书面请求。这一想法在港方提出之前，首先由故宫博物院创意提出。

第二年，香港赛马会捐赠35亿港元，以资助香港故宫的设计、建造及筹备展览等费用；同时，寸土寸金的香港，在西九文化区挤出了一块可供建馆的土地……

这是个太特殊的项目，每一个要素，土地、钱、国宝级文物、香港、故宫，任何一个出问题，都足以让这个项目胎死腹中，当事者们守口如瓶，步步都走在刀尖上。

为什么不公开呢？

香港曾回应说：在香港办故宫绝非小事，必须得到中央正式批准。故宫国宝外借受到严格规管，商讨过程必须保密。

还有不好说出口但大家都明白的原因。香港故宫筹建这几年，正是香港政治暗流涌动，造成社会极大震荡的时候。2019年“修例风波”期间，还是建筑工地的香港故宫也曾做了预案，严阵以待。

时至今日，香港故宫整体建筑已接近完工。

不是故宫博物院的全盘复制，甚至不是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的风格，却暗中贴合紫禁城琉璃瓦、红墙等视觉元素，方鼎造型整体外观借鉴中国传统器物设计“上宽下聚，顶虚底实”的美学追求。

看上去的感觉是：这不是紫禁城，但，这就是中国的东西。

紧锣密鼓地建设，时间紧凑到连高清地图都还没来得及标注香港故宫的所在，国宝就即将到达。

那些价值连城的故宫文物，凭什么脱颖而出？

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帮助香港挑选“出宫”的文物。以香港专家看，这些文物“都是最好的，最有代表性的”，是“会讲故事的文物”，是平时只出现在故宫画册上的顶级国宝。

香港挑选了879件。国宝中选后，要经过专家们严格的“文物体检”，考量它们的“身体”能不能经得住旅行和展出。

故宫博物院馆藏大多是一级文物，这次在来港借展文物中，“一级文物中的一级文物”就有166件。

如果一件中选文物的“身体”足够硬朗，它届时将离开故宫博物院的库房，或三个月，或半年，或一年，在香港完成宣传中国文化的使命。

这是国家特批的打破常规的借展。远远超出期待的文物出借数量，让香港方面非常明白国家的心意，“国家对香港太好了，我们办不好香港故宫，就对不起国家”。

出借方故宫博物院完全没有“舍不得”的心态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形容，挑选现场，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会建议说：“这个不太好，那边有一件更好的。”

是什么让故宫博物院这样信任香港？

是长期的合作，也是故宫博物院对香港专家们专业水准的了解。故宫博物院知道，香港的团队是尊重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群人，发自内心的热爱，是藏不住的。

更重要的，这是在中国香港，自己国土，自家地方。

香港故宫筹备时，吴志华还是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副署长。

之后，他辞掉了公务员的身份，当上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创馆馆长，被认定是“有深度的适当人选”，香港专家评价他“视野广阔，对文化环境传统及中国历史文化都有深刻认识”。

吴志华很自豪地要求记者：“叫我馆长，不要称呼博士，博士很多，香港故宫的馆长只有一个。”

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与故宫博物院的“合作”，从来没有断过。

2007年，“国之瑰宝——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展”来港展出，举世闻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成为最受欢迎的展品，甚至要为其限流参观。

2017年，香港搭建大型场景，一比一还原故宫养心殿原貌。参观者可以走入养心殿每一个角落，近距离接触皇帝墨宝，观察、体验皇帝繁忙的生活。

目前，香港故宫筹备开馆的有九个展览，其中最分量的展览将是中国古代书画展，这会是与2007年同等规模的顶级展览。

同时，开馆时会有个马文化的展览。在明清的文物中，马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香港故宫准备用展览告诉大家它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。香港故宫与卢浮宫也将进行中西文化的对话，卢浮宫的一些文物届时会到达香港。

吴志华和他手下的几十号人每天几乎都在“发足狂奔”。搞文创，做图书，策展，装修，对着讲台上百个香港学校的校长讲故宫，讲中国文化的推广，以及怎么让年轻人对故宫和文物感兴趣……筹建的劳累，变成了闪闪发亮、金子一样的日子。

吴志华说，自己心里其实早有在香港办个故宫、展出故宫文物的想法。

但他不敢说。对一个博物馆专家来说，故宫是什么样的分量，他是知道的。

这个梦，什么时候觉得是现实？

关于香港故宫的论证开始推进，故宫博物院开始挑选来港文物，这些让吴志华觉得，这是真的。



2021年“国际博物馆日”中国主场活动在北京举行

5月18日，在2021年“国际博物馆日”中国主场活动开幕式上，主持人康辉(中)同小朋友们互动。当日，2021年“国际博物馆日”中国主场活动在北京举行，主会场设在首都博物馆。今年“国际博物馆日”的主题是“博物馆的未来：恢复与重塑”。主场活动中除公布年度“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”和“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”推介结果外，还推出“万年永宝：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”、举办配套论坛和博物馆之夜等精彩的系列活动。“国际博物馆日”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77年发起并创立。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

一辆战国马车“复活”分几步？

新华社兰州5月18日电(记者何问、范培坤、张睿)车厢呈方形，两边轴以两个巨轮，中间以一轴相连，车轮、车厢栏板上等均分布着形状各异的金、铜、银镂空装饰件，有几何图形，也有动物图案。

这辆正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出的战国马车出土于马家塬遗址，仿佛让人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廊道，窥见西戎贵族的奢侈生活。

马家塬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，是战国时期一支西戎部落的首领及贵族墓地。对此墓地的挖掘起始于2006年，截至目前已连续发掘清理墓葬78座，出土车辆69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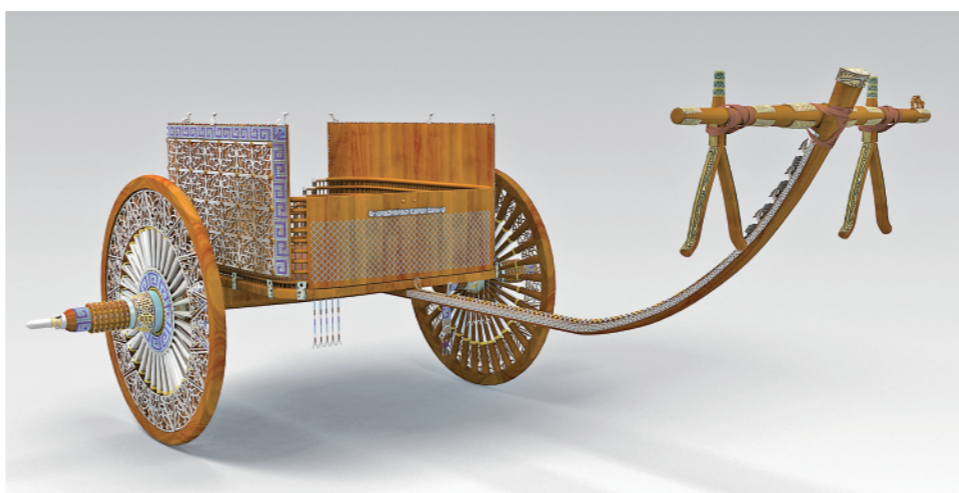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是我们在马家塬西戎墓葬中尝试完整提取的第一辆马车。马车形制保存完整，装饰精美豪华。”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兵兵介绍，通过整体清理表面填土、揭露木质本体，然后提取车辆表面装饰物，并对车体装饰件进行除锈、病害处理、封护、原位回贴等，才展现出现在的模样。

刘兵兵介绍，马家塬遗址出土的车辆以双轮独轴马车为主，由衡、轭、辀、轮、舆等数个构件组成，主体部分皆为木质。高等级车辆由金、银、铜、锡和各类质地的珠子进行装饰，部分车辆表面还有髹漆彩绘。目前出土的这些车辆均为陪葬特制的礼仪性用车。

“从车辆类型到装饰、题材、纹样，马家塬出土的车没有一辆重复的，这才是真正的‘壕’！”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谢焱说。

为了给观众呈现更多实物，考古人员还复原了2辆独具特色的战国车乘。其中14号墓出土的1号车以金、银等昂贵材质及汉蓝、汉紫和玛瑙珠等各种珠子为主，是“豪华”的代表；16号墓出土的2号车以髹漆彩绘上贴铜饰件为特色。

谢焱的话说，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复



这是马家塬西戎墓葬出土的一辆战国马车的复原效果图。 新华社发(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)

原工作就像侦探破案一样，需要考古工作者抽丝剥茧、按图索骥，根据发掘到的线索，辅

以合理的推测，达到还原历史原貌的目的。

“由于车辆木质构件已经腐朽，不少出土马车发生坍塌变形等情况，因此车乘复原最大的难点在于对车辆构件的形制、尺寸、组合关系等数据的发现与采集。”谢焱说，结合文献考证、民俗学调查、生产生活习惯实地调研等，考古人员还利用“对称”等方法进行推测还原，比如根据保存相对完整

的车轮还原另一边变形车轮的大小，或根据装饰件推测装饰位置构件的尺寸等，然后在模拟复原中进行不断修改。

“这些‘豪车’可以说是古代制造工艺集大成者。在对出土车辆的解剖发掘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木工、金银铜铁匠、布料、皮革手工制造者等各个方面的工艺水平。”刘兵兵说，因此利用原工艺、原材料复原车

辆更是需要群英荟萃。

谢焱介绍，已经完成复制的2辆车汇集了考古发掘、金属装饰物的复制、木料漆器手工、材料检测研究等多个领域专家

智慧和努力，历时近4年。以14号墓的1号车为例，车上的近4万颗料珠都是根据原成分手工制作的，原车使用的木材有榆木、椴木、柞木等。

现场发掘、数据采集整合、模拟复原、车件和装饰件复制、装配……一辆战国马车“复活”呈现的不仅是古代社会的生动场景，更是考古专家们数个不眠不休的日夜。

“我们希望大家对历史的理解不来自史料。”谢焱说。通过考古发掘、文物保护与复原等工作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历史和实物信息，让考古发掘文物活起来，是文物工作的使命所在。就像现在，西戎文化已不仅仅只停留在文献的只言片语中。

「复活」古建筑群的人

在村民眼里，唐以金很“愚”。这位77岁的老人是广西桂林市全州县全州镇邓家埠村人，10多年来倾尽家产“复活”一座座古民居。

“愚公移房”的故事，在2009年唐以金买了一批房子中开篇。位于全州县永岁乡和好铺村的清代古建筑群，因修建高铁面临被拆毁的命运。

地处湘桂走廊的全州县，在2000多年的文化交流中形成了独特的古建筑风格。和好铺村14栋古民居占地2600平方米，是结构精巧、雕梁画栋的建筑群，这些让16岁开始学木工的唐以金深深着迷。

“前辈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了。”唐以金计算，这建筑群有1000多根木头，要200亩土地种60年的树木才能满足工程的木工用料需求。他

决定买下再整体搬迁。

真正拆解时，是一场智力与手艺的考验。虽然这组古民居并未列入文保单位，但唐以金严格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要求进行拆除，并请相关部门进行现场指导，每拆一个木构件都拍摄影像资料。

“拆解古建筑必须懂得榫卯结构的奥妙，如果强行拆除，损坏的榫卯结构就无法复原。”唐以金意外发现其中蕴藏的“密码”，每一个榫卯结构的结合部位都有先辈工匠用竹笔留下的标记索引，标明何处与何处连接。

为了这些房子找到“新家”，唐以金跑遍全县。他以置换自家6亩田地和出资方式定下灌阳河西岸的新址，“这里没有路就修了一条路”。2010年，他开始按照1:1修复古建筑。

2年后，用40多天拆解下来的数万个构件，“拼成”一座座青砖青瓦飞檐翘角的民居在灌阳河西岸伫立。“复活”100栋古民居的愿望，在这位老人的心中种下。

这个心愿意味一辈子好不容易在建筑业积攒的财富，将在数年内悉数投进守护古民居的梦里。过去几十年，老伴黄让跟着唐以金在工地上，两口子吃了不少苦。黄让英说：“刚开始家人都是反对‘复活’古民居的，后来看着这个老头实在可怜，我们得帮他。”

当“搬”来的房子越来越多，这片土地“长出”数千平方米的建筑群。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，全州县思源民俗博物馆于2015年正式挂牌。“我有些地产，最后卖掉也来做这个事。”唐以金说，至今已耗资约8000万元。

“我不是这家博物馆的拥有者，只是一位管理者。”白日里，唐以金和黄让英接待免费参观的游客；晚上，下班回来的小女儿和小女婿与老人分居建筑群两端不起眼的房子里，终年守护这些建筑。

在博物馆展区外堆放的建筑材料如一座座小山，那是来不及及重建的10多栋房子。多年来与时间赛跑的唐以金，如今不得不放慢脚步。随着年事渐高，唐以金的身体渐渐衰弱。

“我每天早上就喝一点茶，中午吃一点饭，尽可能把日常开销降到最低。”唐以金说，自己想把最难的事做完，未做完的事留给以后的管理者，一代一代接力守护。

博物馆取名“思源”，寓意“饮水思源”。在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看来，文物保护是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，只有起点没有终点。

(记者胡佳丽、吴思思、郭非凡)

新华社南宁5月18日电